

一得斋记

“网红”陈独秀

□ 杨新元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浙江日报高级记者。

在键盘上敲下这五个字时,我自己都有点疑惑。网红,陈独秀,这两者似乎是不可能搭界的,如今怎么成了一篇文章的标题?

然这段时间,人们对“陈独秀”的兴趣,确实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。据不完全统计,2021年5月至7月的两个月内,陈独秀一词的百度搜索指数达到了历史新高,资讯指数同比增长993%,就是说上网查询陈独秀的人,是以前的近十倍。

这当然和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的热播有点关系。在剧中,于和伟饰演了一个特立独行、极具个性魅力的陈独秀。

其实,我对陈独秀这个人,还是知之甚少。

当然他的基本情况,百度查一查是知道的。

陈独秀,1879年10月9日出生于安徽安庆怀宁县。原名陈庆同、陈乾生,字仲甫。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、发起者和主要旗手,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。

1932年10月陈独秀被逮捕,判刑后囚禁于南京,直到1937年8月出狱。1942年5月27日在四川江津(今属重庆市)病逝,享年63岁。

今年,一大批反映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文学、电影、电视、戏剧作品应运而生,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《觉醒年代》的时间跨度并不长,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《青年杂志》(1916年改名《新青年》)为始,展现了新文化运动、五四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段风云激荡的伟大历史岁月。

那段时期的陈独秀,有着多重文化和身份。

他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旗手,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,也是新青年的偶像和精神领袖。

在《觉醒年代》里,陈独秀的出场是很有意思的。

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21条不平等条约,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议。消息传到海外,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李大钊等学子群情激愤。

陈独秀就是在这样一个场合出场的:蓬头垢面,衣衫褴褛,当他看到桌上有学生们还没吃的午餐时,就拿了一份吃起来。这一天,陈独秀差点被愤怒的学生们痛打,幸亏李大钊将其救出,不仅请他吃饭,还送了他一件衣裳。当时在场的还有章士钊和易白沙。

南陈北李,日后中国共产党的两位缔造者,就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境中见面了。他与李大钊探讨救国之路。他说,君宪制、共和制都救不了中国,而新的路在哪里自己也不知道,但他愿与李大钊一起探求新路。

在这部剧里,最让我感动的是陈

独秀南下,李大钊用马车送他到天津的桥段。

因为散发革命传单,陈独秀被北洋军阀逮捕。在蔡元培等人的营救下,警察厅厅长吴炳湘答应陈独秀取保候审。李大钊决定亲自驾马车把陈独秀送到天津,然后再乘火车南下。

在马车到达天津海河时,只见贫苦的老百姓都在河边放灯祭祀亡灵。

天空灰暗,冷风呼啸,百姓面露饥色,破衣烂衫。看到这一场面,陈独秀不禁在马车边痛哭。他是为中国的前途痛哭,他是为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痛哭,他也为自己无力为百姓做事,还得东躲西藏的处境痛哭。

一个忧国忧民的形象呼之欲出,让人为之动容。

当时光流转到2021年8月,陈独秀成为了西子湖畔的“网红”。

我所居住的杭州,西湖边的北山街44号,从8月8日开始,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馆迎来了一拨又一拨看展览的人。

这里正对着北里湖。门前接天荷叶无穷碧,西湖水碧波荡漾。看展人的热情,就像天气一样热。

在第二展厅“新民主主义时期”,一幅有关“西湖会议”的油画格外引人注目。这幅画把人们带回到99年前。

就在那一年的8月29日,西湖会议在杭州召开。“南陈北李”一起来杭州参加这次会议。这次会议一共有7个人参加,陈独秀、李大钊、张国焘、蔡和森、高君宇,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担任翻译的张太雷。

在油画中,马林和李大钊端坐在C位的椅子上,陈独秀则站立在李大钊的身后,显示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关系十分密切。

就在1922年8月8日,中共二大刚结束半个月,陈独秀就因“宣传布尔什维克”被法租界巡捕逮捕。经蔡元培等各方呼吁,才于8月18日被释放。10天后,他与李大钊就出现在西湖会议上。

西湖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,主要议题是国共合作问题。在这次会议上,陈独秀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2021年7月,位于陈独秀家乡的安庆独秀园,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。人们拿着鲜花,前往独秀园拜谒陈独秀。陈独秀1942年病逝,至今已近80年。然而,因为《觉醒年代》,他又成为人们热议的“网红”。这恐怕是他本人也想不到的。

在《青年杂志》的发刊词《敬告青年》中,陈独秀对当时中国的新青年提出了六个标准:“自主的而非奴隶的,进步的而非保守的,进取的而非退隐的,世界的而非锁国的,实利的而非虚文的,科学的而非非想象的。”

百年过后,这六个标准对当代的中国青年来说,依然适用。

柴草人语

清洁工方阿姨

□ 柴伟梁

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,著有《眉轩香影陆小曼》等。

负责我们五楼打扫的,是一位胖胖的阿姨,话不多,只顾低头干活。

有一次,我从食堂吃好中饭回来,看到阿姨拿着饭盒在厕所边上的工作间里吃饭,就笑着问她:“阿姨,不去食堂吃吗?”阿姨有点不好意思:“食堂里要十多元一餐,我自己带点来,简单吃点就好了。”

我这时才觉得可能问得不妥,就悻悻地走开了。此后,每当碰到阿姨,就笑笑而已。

有一天我去单位特别早,看到阿姨已经在拖地了。拖到我办公室门口的时候,她主动跟我打招呼:“您来得好早!”又说,“看看你们坐办公室好像挺轻松,其实也蛮辛苦的,经常要加班。”

我说:“还好还好,您辛苦!”

她有些不好意思:“您太客气了,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”

我试探着问她:“阿姨您今年多大了?”

“62岁了。”

“噢,”我说,“这个年龄应该在家享福了啊。”

阿姨说:“在家闲得慌,就想着出来做点事。”

我了解到,阿姨是本地人,有一个儿子。儿子读书好,阿姨就卖了房子,供儿子去国外留学。阿姨和老伴住到了郊外农村的老房子里,每天坐一小时的公交出来打工。

她儿子先在国外呆了几年,去年回国到上海工作,但30多岁还没找好对象,是阿姨最烦心的事。

我宽慰阿姨:“正常,您不用担心。我们这楼里也有好几个30左右的‘单’着呢。”

说上话了,平时碰到就会聊上几句。

有一回,我问阿姨:“您在我们楼里也做了一年多了,您看看我们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吗?给我们提提意见吧。”

阿姨忙说:“好的好的,没什么不好。”

我笑着对她说:“没关系的,说说吧。可能有时我们自己没注意到呢。”

阿姨支支吾吾地说:“真要说的话,就是垃圾分类还做得不太好,有些人把用过的餐巾纸扔到易腐垃圾里;还有,常常有人在角落抽烟,烟蒂乱扔的;还有……”

阿姨列举了两三种,马上又说:“其实这些都是小事。”

“那么,”我听出来阿姨还有想说的,就问:“还有什么做得更不好的?”

阿姨顿了顿,说:“其实我们做清洁的,本来就是最底层的。一般上班的人看都不看我们的,更难得跟我们讲话聊天。我们跟你们是两个阶层的人。你们是墙,我们是地面;你们是热牛奶上的奶皮,我们是骨头汤里的浮沫。”

还没等我反应过来,阿姨又开心地说:“不过,我儿子跟你们一样,也是场面上的人了。”说到这里,阿姨的脸上写满了骄傲。

阿姨的“神句”让我惊讶。我听懂了,她觉得有些人不尊重她们和她的工作,多少有些自卑。阿姨说得没错,我们常常忽视身边的服务人员,比如清洁工、保安等,把他们当空气。可他们也是有能力的,是家里的顶梁柱;他们大多纯朴、善良,有些还蛮有想法的呢。

每一个辛勤劳动的人都不应该被忽视,不管他从事什么样的工作。

后来,我在楼层尽头的墙上看到物业贴的告示,这张告示或许贴了很久了,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。上面写着清洁人员的工作职责、范围、时间和要求等。这时我才发现,擦办公室门并不在工作范围内,可我常看见阿姨在帮每个办公室擦门。

我的目光落到纸的最下面,那里写着:“本楼层清洁人员:方某某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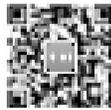
噢,原来阿姨姓方,以后碰到,要叫她一声“方阿姨”。我想,那样她会很开心吧!

晚潮专栏



陈骥

你写,我来发



·看好文,写好文,来这里·